

## 第十一回 武宗爺親點主考 花榮玉相府詳夢

且言花有憐，在牆頭上聽見下面說道：“有賊！”他就嚇得戰戰兢兢，欲待下去，怎奈在梯子上，手腳都嚇軟了。又聽見婦人道：“不是賊，是野貓爭打，你可睡去。”花有憐聽見了方纔放心，婦人慌忙在水盆裏起來。連忙爬上晒臺，花有憐在黑中，看見婦人上了臺來，好不歡喜。婦人將板凳端了來，低低說道：“冤家為何來得這般著急，就丟下許多石子，小紅尚未睡，認你是賊，喊叫起來，我在房中洗腳，手忙得我揩也揩不乾，上來接你。”花有憐也不做聲，將凳墊著腳，婦人將他扶下來道：“我同你在臺上坐坐，等小紅睡熟，再到房中去。”花有憐暗喜，同婦人一板凳坐下，用手就將婦人抱住摸了一會，那裏忍得住，就在黑地裏，那婦人怎分真假，就憑他了。

不一時雲散雨收，婦人攜手下臺來，到房中一看，大驚道：“你不是花公子，卻是何人？”有憐道：“嫂嫂你難道認不得我了，我是花有憐。”婦人道：“你為何這般打扮？”有憐道：“自從那日到你家來，見了嫂嫂尊容，回去告訴我家大爺，你們如今好不受用。今日大爺衣巾在房，我就拿他的穿了來陪你，恐失了你的約。”婦人聽見，不覺歎了一聲氣道：“也是我命犯桃花。”細把有憐觀看，比文芳更加俊秀，於是復將他抱上床，重整旗槍對陣不表。

且言魏臨川在書房內，與春英雲散雨收。春英道：“你不要回去，我每晚來陪你。”臨川答應後，春英回到後邊去了。

臨川掌起燈來，正欲脫衣，聽見文芳叫道：“老魏，可曾睡呢？”臨川答道：“方纔上床。”文芳道：“有話明日說罷！”轉身竟往花園，記掛著婦人，走至梯子旁邊，拾起石子，爬上到五層，不覺酒湧上來。心中一想，今日到有二更後了，祇怕他等不得我，也自睡去，祇是失他之約；欲待踐約，無奈多喝了幾杯酒，手足軟了，不是當耍的，性命要緊。轉念間說道：“不過去的為止，到明日陪個小心就是了。”旋又爬下梯來，回到自己房中睡了。

且說花府有個馬夫，性直兼有氣力，花文芳見他有些力氣，就叫他夜間前後保護巡查，及走到花園根見梯子豎著，設有不測，豈不是我的干係，忙把梯子放倒，又到別處巡查去了。

且說花有憐同婦人狂了半夜，不覺睡著，聽得金雞三唱，二人驚醒，睜眼一看，天已大亮。忙忙爬起穿好衣服，二人同登晒臺，上得板凳，伏在牆頭一望，叫道：“怎麼好？”婦人問道：“為何？”花有憐答道：“不知哪個將梯子放下，如何得去？”婦人道：“你快快下來，我開大門放你出去。若還遲了，恐有人行走，不當穩便。”二人復又下晒臺，婦人先開門望望，街上幸喜還早，不見一人行走，叫道：“冤家快快走罷。”花有憐道：“嫂嫂，我若得便，就過來陪你！”婦人將頭點了幾點。有憐緊三步出了他家門。正是：

雙手劈開生死路，翻身跳出是非門。

婦人見花有憐去了，關起大門，回房安睡不表。且說花有憐走到府門，見大門已開了，門公坐在凳上，手中捧著茶碗，在那裏喫茶。心中想道：我穿的是大爺衣服，怎進去，左思右想並無主意。見門公默默坐著，也不起身，祇得硬著頭皮：“待我撞個木鐘。”將袖子遮上臉，直向裏闖。那個門公認得是大爺衣服，連忙站起叫聲：“大爺，多早出去，小人沒曾看見，連人也不帶一個，從那裏回來？”花有憐見門公如此說法，忍不住哈的一聲，大笑起來。門公細看，方知是書童有憐。門公正色道：“你為何大膽穿大爺衣服，清早從那裏回來，說得明白，放你進去；你若扯謊，我就回稟大爺。”有憐陪笑道：“伯伯且請息怒，聽我奉告，我們伙伴今日起來甚早，大爺尚在安寢，我等在書房無事，他們眾人道：‘若有人穿了大爺的衣巾，從街上走回來……’”門公道：“你多早出去的？”花有憐道：“我出去時，伯伯低著頭掃地，我就溜了出去。”門公道：“下次不可兒戲，倘或大爺曉得，那時都有不是。”有憐道：“你說得一些不差。”說畢一溜煙跑進去了。

把大爺衣服脫下，折好了放在原處。見大爺尚未起身，心中稍安不言。且說門公坐在凳上左思右想，怎麼一個人出去，我還不知得，豈不漸漸無用了？下次須要存神，按下不表。

話分兩頭，且言常萬青向湯彪道：“俺本要等娶了弟婦，再遊南海。怎奈吉期尚早，不若先去朝了觀音菩薩，進了願香回來再喫喜酒罷。不知湯賢弟的意下何如？”湯彪道：“弟也要返舍，拜過家母再來，弟當同行。”萬青大喜，馮旭祇得置酒餞行。次日僱隻快船，帶了家丁往金華府而來。下回書中自有二位英雄交代。

話分兩間，且言武宗爺那日正逢早朝，天子登殿，文武官員朝賀。正是：

從來不識詩書禮，今日方知天子尊。

朝賀已畢，王開金口問道：“諸卿有事出班啟奏，無事散朝。”言還未了，祇見文班中，閃出一人，俯伏金階，啟奏道：“臣有本面奏聖前。”天子向下一望，卻是文華殿大學士沈謙。天子道：“卿有何奏？”沈謙道：“目下場期將近，天下舉子紛紛而來，望陛下欽點大主考。”天子准奏，提起御筆，點武英殿大學士花榮玉為大主考。花榮玉謝恩。天子袍袖一展，群臣皆散。

且言花太師回到自己府中，各官聞知花太師點了大主考，齊來相府道喜。花榮玉一一迎送。晚間擺酒，請合朝大臣當日酒筵席散。夜間得了一夢。天明吩咐堂官，傳詳夢官來。堂官答應，不多時詳夢官參見，花榮玉道：“老夫夜得一夢，不知主何吉凶？”詳夢官道：“相爺所夢如何？”花榮玉道：“老夫夢見帶領多人，郊外打獵，到一林子看見兩株樹。想道此林內，必有野獸，吩咐擺下圍場。猛然，見一個白額吊睛老虎跳將出來。從人四散，張牙舞爪直奔老夫。老夫急了，將坐馬加鞭飛跑前去，那虎隨後趕著，堪堪趕上，照著老夫身子一抓，老夫大叫一聲：‘我命休矣！’不覺驚醒，乃是南柯一夢。”詳夢官聽了尋思一會兒，稟道：“相爺此夢十分兇惡，小官不敢實稟。”花榮玉道：“你且直說，老夫恕你無罪！”詳夢官祇得說出夢中之事，也不知說出些甚麼言語？正是：

青龍與白虎同行，吉凶事全然未曉。

欲知如何詳夢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(本節完)

